

诗意溧阳

□徐宗文

天目山在江苏溧阳市南边，沿着曲折的石径，一会儿放步前行，一会儿驻足观看，一程又一程，不知走了多少路，两边山际间触目所及都是密密匝匝、青翠挺拔的竹子，绝无一棵杂树或病木掺入其中。抬头远望，逶迤不断的山头，依然绿竹倚倚，似乎上接青云，没有尽头。

“啊呀，说是竹海，还真有几分像。果然是名不虚传啊！”同行的朱寿桐教授问我：“宜兴的‘竹海’你去过吧？那里的竹子和这里的有什么不同？”他见我有些迟疑，自语道：“依我看来，宜兴的竹子竿儿粗，枝儿大，生长在破岩之中，咬定青山，傲然挺立，很有些伟丈夫的气概；而溧阳的竹子，则纤细修长，亭亭玉立，婀娜多姿，恰如美女子的身段……”他说得

冲突碰撞发出的沙沙声，山涧流声，交织在一起，天风海涛，大气磅礴，摄人心魄。

好在夏天的雷阵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不一刻，雨住了，风停了，昏暗的山色一下子明亮起来，经过急雨冲刷的竹子也越发变得青绿可爱了。仰望天空，依然云如走马，雷声似断还续，看样子还有第二场甚至第三场雷雨。这时，听到山下有人喊：“雷雨将至，山上危险，快快下来。”我们听到呼唤，有些不舍，但还是下山而去。

溧阳的主人很是热情，更善解人意，也许考虑到我们白天的游览未能尽兴，这一晚，特意安排我们住在竹海内的会所。

夜宿竹海，自然别有一番情趣。特别是雨后竹海，空气的清新真叫只可想象不可言说，不应该说是不可想象，难以形诸笔端。一个人坐在房间里，推开窗户，任由竹林中的新鲜空气一拥而入。我不由得深深地呼吸了一口，只觉得一股带着青竹幽香的清凉之气穿肺入肺，直透丹田，中气为之一爽，精神为之一振。

或许是雨后的缘故，入夜

竹海显得格外宁静，没有月色，也没有鸟鸣，倒是虫声、蛙声，此起彼伏，远近相续，似乎它们也在感受着空气的湿润与新鲜，一个个都在兴奋地叫着。再听听，除了虫声、蛙声而外，更有一种声音，每隔三五秒或七八秒，滴答、滴答、滴答，似雨点打在竹叶上，发出清脆的响声。这是什么声音？原来是山里夜晚特有的天籁之音，是白天日照后蒸汽形成的雨点，不，也许是白天暴雨后残留的积水，不时地从云间或者从竹梢上滴下。

“一水独淋山更幽”，我猛然间想到王安石的诗句，只就眼前景道来，倒也显出几分的确切。这么想着，一丝睡意也没有。白天的游览，那样一种热闹的场景，现在的夜晚，又是如此的静谧，白天未能尽兴的些许遗憾，此刻已经化为乌有。我不由得诗兴大发，捻须沉吟：“绿竹无边入云青，长歌有调映雷音。山径曲曲和风味，水色幽幽带雨听。”

吟罢，又觉得若以仄起首句入韵者论之，第一句第六字平仄不协，于是改成“海”，恰与“竹海”

相称，平仄算是协了；而第二句韵脚又不甚入，再吟……如此这般，一会儿躺下，辗转反侧不能入睡，一会儿起立，紧锁眉头推敲字句，好一副苦吟僧的样子。几乎快要熬到天亮，一首《赋竹海》七绝诗尚未完全敲定，倒突然地吟成另一首《夏夜》五律诗：“长鸣复短鸣，远近百虫声。辗转无眠起，徘徊有兴情。孤蛩甘噪扰，特立苦经营。一首无成就，东窗曙欲明。”

晨起，匆匆洗漱毕，即奉诗向寿桐求教。寿桐捧诗在手，沉吟半刻，连连点头曰：“好诗，好诗。只是……第二句第五字‘映’字，虽然平仄无碍，但是缺乏动感与力度，建议改成‘接’字。”我把玩一会儿，不由得拍案叫好，真可谓一字师也。于是，经过反复吟改，又将前两句重新调整，最终成为：“绿竹无边入海青，长歌有调接天霆。”

改罢，我忽然想到两联唐诗，感到自己虽然不曾“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却还真的做到“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了。

溧阳，原来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地方。

为什么我珍惜每一粒大米？

□吴杰文

十三岁的大娃一直诧异于我总是会把掉在餐桌上，甚至是掉到地上的每一颗米饭都捡起来吃掉。单位的同事，也经常感叹于我吃饭的时候，总能把所有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戏说我那饭盆像是被狗舔过一样。

他们并不知道，可能也不会理解，我对大米有着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我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参加工作之前，一直生活在农村。从我记事开始，庄稼地就是我的第二课堂——我在地里奔跑，有时候是追赶牲畜，有时候是追逐小伙伴；我在地里刨食，有时候是给家禽家畜找吃的，有时候是给自己和家人找吃的；我在地里仰望，仰望蓝天，仰望白云，仰望星空，仰望伸手怎么也够不着的美好生活。

那个时候，饥饿仍然是经常困扰我和家人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算是参加工作以后，有一段短短的时间，我也曾有过因为没钱吃饭而不得靠一包饼干挨过几天的难忘经历。

只有土地，能给我们带来希望，能帮我们解决饥饿的问题。于是，我和弟弟小小学纪便学会了如何耕种，见证一粒种子到米饭的全过程。

我永远记得那个场景——

那年夏收，我应该是十岁，弟弟七岁，家里种了好几亩地，父母实在是忙不过来。母亲拿出一块钱，指着一片约摸一亩多的金黄的稻田对我们兄弟俩说：“今天把这片稻田割了，这一块钱就是你们的！”我们兄弟俩如获至宝，拿着银光闪闪的



白马过隙

水墨
□林国成

菜市场里的相聚

□王国华

一个辣椒让你看到辣。一群辣椒拥在一起，让你看到的就是红。圆润的身子细细的尖儿，红得反光。旁边是粗大的白萝卜。一个萝卜让你看到脆，一群萝卜就让你看到白。

空心菜，一根叠一根。像一群绿色的瘦高的孩子做游戏，一个趴在另一个身上，很厚的一摞。每棵菜都有了生命。是拥挤赋予它们生命，就像大海让每一滴水拥有了生命。生姜如伸开的手掌。五个粗短的手指头。或者三个、四个。一百多只手掌装在筐萝里一齐伸开，坚决不收回。从旁经过，感觉手掌们随时蹦起抽你一下。

蔬菜们渐次醒来。

有的改了名字。茄子叫茄瓜，黄瓜叫青瓜，青椒叫圆椒，翠花叫雷迪嘎嘎。有的突然变异，惊艳了闲逛者的眼睛。巨大的芒果，半个篮球一样。巨大的玉米，是普通玉米的两倍。小巧的柿子，手指肚般。个都不肯和别人一样。密集之处，必须名字清新，相貌非凡，才易脱颖而出。

小时候见到那茄子全部紫色。形容一个人受憋时的脸色，就说像茄子一样。今日菜市场已颠覆老旧经验，白色的茄子，如玉。青色的茄子，似翠。摊贩手拿一个塑料喷壶，不停地洒水，浇花一样。蔬菜叶子和茎块无处躲藏，闭着眼挨浇。头上湿淋淋的。精神倒是精神了，我担心喷壶是魔术师手里的道具，再喷一会儿，白色变成绿色。

我还看到了相聚。

一个地瓜和一个韭菜，一辈子不得见面。把它们种在同一块土地，也只能近在咫尺地互相观望，伸出手去抚摸一下对方都不可能。若讨厌对方，想

讨厌对方一口唾沫更不可能。土地养大了它们，却让它们永不接触。监狱里一个个插满木棚的囚笼。而现在，一个地瓜就躺在一个韭菜上，仿佛一只猫卧在主人的腿窝里。依恋和爱恋，温和与缱绻。

谁愿意凄冷一生。谁不想在路上和更多的异类遇见。总以为自己只能孤独一辈子了，四目相对之时，突然意识到彼此是失败多年的兄弟。如果没有菜市场里这一个个偶然，他们如何找到对方？

一个胡萝卜和一捆菠菜，一条黄瓜和一个青椒，一根白菜和一棵娃娃菜，一只丝瓜和一捆蒜苔，一瓣子大蒜和一条春笋……亲人们都相见了。你在菜市场里止住脚步，屏住呼吸，可以听到高一声低一声的呼唤，看到它们久别重逢之后的悲伤，看到它们相拥时的忘情。窃以为所有人都应该停止购买和出售，静静凝视这些土地中钻出来的生灵，这些比我们背负了更多酸甜苦辣，经历了更多沧桑的生灵。

你应该为它们的重逢和相遇而鼓掌。这是临终前的见面。见面即分别，一辈子就这么一次。随后各自清洗干净，进锅入灶。

一个人在打拆菜品前面手忙脚乱地扒拉，另一人拎着挑好的菜，越过那人肩膀递到摊主手中，摊主称完递回来。中间人的脑袋左右摇晃，试图躲开，还是没躲开。塑料袋和他的太阳穴轻轻擦了一下。这世俗的片段，给整个菜市场的热烈交谈当头泼了一瓢凉水。

有人举着一把葱从我面前经过，葱叶向上，仿佛绿色匕首。我下意识躲了一下。

师生缘

□李鸿理

己遇到了传说中的“严师”。

买了先生推荐的书，边读边做笔记，那时年轻，以为这些道理都是老生常谈，没啥新的：准备资料——做卡片——分门别类——大小标题——理论——分析，等等。

再次去拜望先生，是一周之后，以为读完了书，又有笔记，可以开始写了吧。先生又让列提纲。提纲是列了一遍又一遍，总是不合格。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在宿舍里发牢骚。舍友说：“哪有你这样的？从如何写论文开始折腾，我们都交稿了，你还没提纲呢。”我越想越生气，一气之下，自作主张，先把文章写出来了，结局自然可知，论文卡在先生那里了。

不知经过多少“折腾”，后来萧先生让他的研究生给我送来了一封信，说是我的论文通过了。这书店有一本书《怎样写学术论文》，你读完了再说写论文的事。”我心里有些凉凉的，知道自

已忘记曾经的我了。毕业多年来，我从未停止写文章，也许是当时萧先生的教诲，让我感受到了写作的魅力，明白了写作对于语文教师的重要性。先生严谨的态度，也影响了我，无论文章长短，我绝不敢马虎，即使这个数字出处，也要反复核实；这也影响到我读书的习惯，读了《N遍的红楼梦》，每次读都要认真查阅资料，常读常新。

最近，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看到一篇《怀念萧望卿先生》的文章，才明白了我的文章不是他的法眼的原因。原来，萧先生是朱自清先生的研究生。朱先生治学严谨，我曾经编过一本《朱自清散文精选》，对于朱自清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很有感触。萧望卿先生得了恩师的真传，因此，指导学生做学问，从入门开始，希望弟子们能够铭记治学的真经，可惜我在学时天生愚钝，理解不了先生的苦心。

光阴如绣

□梁媛

一

黄昏，我喜欢沿着小区附近的环湖路散步。湖边的绿植被，一年四季郁郁葱葱，倒映在平静的湖面上。花基上的花草，一两朵深红，三五朵粉黄，六七朵粉紫点缀在深绿浅绿里，端的是赏心悦目。秋意虽不浓，但到底已立秋了，几棵架树的叶子，开始斑驳，风吹过来，一些叶子就往下掉，一片，一片，像安静的鸟。

这时，我看见一个约四五岁的小女孩蹦跳着走过来，弯腰捡起地上的落叶，捡一片，拿在手里端详一下，再捡一片，又拿在手里端详一下。然后举着叶子，嘴里喊着“妈妈妈妈”奔向她的母亲。她的母亲正站在不远处和一个熟人说话，听到女孩的叫声，扭过头，一脸温柔地问：“宝贝，什么事？”女孩说：“妈妈，你看这叶子像不像一把小扇子？”她妈妈看了她手中的叶子，连声说：“像！像！”

我听了，忍不住笑。这满地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李焕菲 摄

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0)穗仲公字第 918 号

傅斌： 本案已于2020年3月27日受理申请人许教雄与你方关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穗仲中案字第3997号，现定于2020年12月18日上午9:00在广州市沿江中路298号江湾大酒店A座8楼仲裁庭开庭审理，仲裁庭于2021年1月18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2021年1月25日前。请你及时到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2020年9月8日

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0)穗仲公字第 919 号

陈雷： 本案已于2020年4月8日受理申请人赵俊岭、贾乾坤、何勇、夏道明、郑惟哲与你方关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穗仲案字第4646号，现定于2020年12月18日上午9:30在广州市沿江中路298号江湾大酒店A座8楼仲裁庭开庭审理，仲裁庭于2021年1月18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2021年1月25日前。请你及时到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2020年9月8日

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0)穗仲公字第 920 号

曾强： 本案已于2020年4月8日受理申请人刘奇、杨辉波与你方关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穗仲案字第4648号，现定于2020年12月18日上午10:00在广州市沿江中路298号江湾大酒店A座8楼仲裁庭开庭审理，仲裁庭于2021年1月18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2021年1月25日前。请你及时到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2020年9月8日

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0)穗仲公字第 922 号

余学会： 本案已于2020年4月8日受理申请人黄广志与你方关于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穗仲案字第4652号，现定于2020年12月18日上午11:00在广州市沿江中路298号江湾大酒店A座8楼仲裁庭开庭审理，仲裁庭于2021年1月18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2021年1月25日前。请你及时到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2020年9月8日

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0)穗仲公字第 924 号

韩智勤： 本案已于2020年4月14日受理申请人吴耀华与你方关于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穗仲案字第4925号，现定于2020年12月18日下午2:00在广州市沿江中路298号江湾大酒店A座8楼仲裁庭开庭审理，仲裁庭于2021年1月18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2021年1月25日前。请你及时到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2020年9月8日

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0)穗仲公字第 925 号

廖耀豪： 本案已于2020年4月15日受理申请人骆健与你方关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穗仲案字第5134号，现定于2020年12月18日下午2:30在广州市沿江中路298号江湾大酒店A座8楼仲裁庭开庭审理，仲裁庭于2021年1月18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2021年1月25日前。请你及时到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2020年9月8日

有些时候你怕人家讨厌你——难道你没有讨厌的人吗？你觉得他们在乎你的讨厌吗？如果他们能我行我素，你是不是也应该发挥一点“被讨厌的勇气”？

《使女的故事》里有一句台词：没有一桩事是对所有人都好的。显然，也没有一个人是所有人都喜欢的。既然不能面面俱到，就得顾全最重要的人。

谁是最重要的人？这问题不需要回答了吧？